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鲁迅杂文精选

鲁迅著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
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鲁迅杂文精选

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杂文精选/鲁迅著;王培元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 重印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7-02-004155-8

I. 鲁… II. ①鲁…②王… III. 鲁迅杂文-选集
IV. 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3758 号

责任编辑:李明生

责任印制:王景林

鲁迅杂文精选

Lu Xun Za Wen Jing Xuan

鲁 迅 著

王培元 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25 插页 1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30001 - 160000

ISBN 7-02-004155-8/I·3158

定价 15.00 元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大力推进新型的学习方式,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语文课程标准》是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体现着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同原来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相比,《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目标和基本理念都作了新的调整。根据新的教改精神和课程理念,新标准对原有大纲中关于语文课外读物的具体篇目作了较大的改动,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广大中小学生阅读。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丛书的书目均为新标准所指定。为了帮助学生阅读,我们在每部名著的前面都附上一篇导读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该书的有关情况。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准确,适合中小学生阅读,是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我们相信,它一定能够成为中小学生朋友们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学生的必备藏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三年一月

导 读

鲁迅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不仅由于他在小说、散文、散文诗创作方面取得的卓越辉煌的思想艺术成就,而且还在于他以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创作了大量的独树一帜、无与伦比的杂文作品。鲁迅杂文,是作者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思想文化和文学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别具一格的文学奇葩。

杂文(也被鲁迅称之为“杂感”或“短评”),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而现代杂文的兴起、发展和繁荣,则是和鲁迅的名字分不开的。在鲁迅的笔下,杂文成为一种自由地摹写世相、描述见闻、评说人事、言志抒情,内容无所不包、形式不拘一格、文笔生动泼辣的文体,承担着文化批判、思想启蒙和反抗现实的使命,从而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独特完美的艺术形式,攀上了中国文学的高峰,进入了“高尚的文学楼台”(《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对于杂文写作,鲁迅怀着一种目的明确的自觉意识,其中蕴含着他的严肃、崇高而执著的思想追求和精神追求。他说过,“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憚地加以批评。”(《华盖集·题记》)鲁迅的杂文,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种批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是“匕首和投枪”(《南腔北

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鲁迅的杂文,打上了鲁迅的人格和个性的鲜明印记,包含着 he 深邃独到的思想和热烈冷峻的情感。鲁迅曾说自己的杂文里讲的,“并没有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墨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名副其实,‘杂感’而已。”(《华盖集续编·小引》)在杂文写作中,鲁迅往往纵意而谈,挥洒自如,信手拈来,涉笔成趣,真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当有人劝他不要做这样的文章时,鲁迅说,“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华盖集·题记》)在阅读鲁迅杂文的时候,读者总是能分明看到痛快淋漓的文字后面的鲁迅“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形象,情不自禁地受到他那浓烈而郁勃的激情的感染和冲击,深切地感到他那伟大的人性和人格的力量。

鲁迅曾经说在小说《阿 Q 正传》里,他试图“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集外集·俄文译文〈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他还说过,曾想选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准风月谈·晨凉漫记》)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把鲁迅的杂文,看做是一部鲜活、完整的“中国的人史”。鲁迅还说过,“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

“‘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可以说，时至今日，鲁迅杂文仍是我们认识中国人，认识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最切实可靠、最生动深刻的文本。鲁迅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社会阅历中和人生感悟中，真正深刻地洞察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真正透彻地发现了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隐秘的内在机理。鲁迅的眼光和思想总是能够穿越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广阔时空，游刃有余地纵横捭阖，天马行空般地自由驰骋，从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历史现象中，洞幽烛微地透视和解析隐含其中的中国文化的遗传“密码”，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潜规则”，以及那些不断被袭用的“老谱”和“老例”。

正是凭借这种具有深刻穿透性的洞察力，鲁迅才能够发现被表象掩盖了的事实真相，找到貌似无关的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展示为人们所无意忽略或有意遮蔽的某些“关节”。比如，在人们大都关注“娜拉出走”的社会思潮中，他提出的却是“娜拉走后怎样”——最要紧的是“要求经济权”的紧迫课题；由雷峰塔的倒掉，他看到了中国人所患的“十景病”和“寇盗式的破坏”、“奴才式的破坏”；从所谓“一治一乱”的中国历史模式中，他发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历史循环；从某些人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的言行中，揭示出“做戏的虚无党”的实质；由领着羊群走向屠宰场的山羊身上，暴露了“特殊智识阶级”的丑恶嘴脸……由于鲁迅杂文针对的是中国衰老文化和病态社会中陈腐的、病态的、丑恶的现象，无情的暴露和尖锐的讽刺便成为其主要的特色。鲁迅常常娴熟地采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的艺术手法，使他的作品变成了犀利无比的解剖刀。“叭儿狗”、“二丑”、“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小贩”、“推”、“抓和撞”、“揩油”、“吃白相

饭”、“面子”、“假堂吉诃德”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事象，都一一在他的笔下露出马脚、剥下假面、现出本相。

一位鲁迅研究者说得好，在中国现代史上，还不曾有第二个人像鲁迅这样“广泛而深刻地解读了活跃在中国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现象，揭示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各种人物的严重的文化错位现象。”鲁迅杂文所具有的透辟的思想洞察力、锐利的文化批判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产生的是一种醍醐灌顶、振聋启聩的阅读效果，发人深省，引人思索，使读者不能不时时从自己的真实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感受出发，重新认真、严肃地审视和思考自我，审视和思考自己所面对的实际的生存状况与社会文化环境。我们把鲁迅杂文介绍给青年朋友的意义，恐怕也就在这里吧。

本书收入鲁迅写于不同年代、风格各异、类型不同的有代表性的杂文作品一百一十四篇，选自作者所著的《热风》、《坟》等十多部杂文集。中学语文课本里已经选录的《纪念刘和珍君》、《“友邦惊诧”论》等名篇，则不再辑入。我们还有选择地做了少量注释，以方便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三年一月

目 录

随感录三十八	1
随感录四十八	5
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7
随感录六十一 不满	10
随感录六十二 恨恨而死	12
随感录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13
娜拉走后怎样	14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20
看镜有感	24
春末闲谈	28
灯下漫笔	32
论“他妈的!”	39
论睜了眼看	43
忽然想到(三,四)	47
夏三虫	50
忽然想到(五,六)	52
杂感	56
北京通信	59
导师	62
长城	64
忽然想到(七)	65

补白	67
十四年的“读经”	74
这个与那个	78
学界的三魂	85
谈皇帝	88
黄花节的杂感	90
略论中国人的脸	93
读书杂谈	97
扣丝杂感	103
小杂感	110
无声的中国	114
太平歌诀	119
铲共大观	121
流氓的变迁	123
习惯与改革	125
新的“女将”	127
宣传与做戏	129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131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 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	133
谈金圣叹	138
经验	140
谚语	142
沙	144
上海的少女	146
上海的儿童	148
小品文的危机	150

偶成	153
漫与	156
世故三昧	159
谣言世家	162
火	164
作文秘诀	166
捣鬼心传	170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172
观斗	174
电的利弊	176
从幽默到正经	178
推背图	180
言论自由的界限	182
文章与题目	184
新药	186
夜颂	188
推	190
二丑艺术	192
“抄靶子”	194
查旧帐	196
展凉漫记	198
中国的奇想	200
豪语的折扣	202
踢	204
“揩油”	206
爬和撞	208
帮闲法发隐	210

由聋而哑	212
男人的进化	214
电影的教训	216
礼	218
打听印象	220
吃教	222
未来的光荣	224
女人未必多说谎	226
“京派”与“海派”	228
北人与南人	230
朋友	232
清明时节	234
偶感	236
论秦理斋夫人事	238
算账	240
中秋二愿	242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244
骂杀与捧杀	246
隔膜	248
买《小学大全》记	251
说“面子”	256
运命	259
病后杂谈	262
隐士	273
“寻开心”	276
论讽刺	279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281

论“人言可畏”	287
再论“文人相轻”	291
文坛三户	293
从帮忙到扯淡	296
逃名	298
“题未定”草(六至九)	300
登错的文章	314
半夏小集	315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319
老调子已经唱完	326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333
今春的两种感想	335
上海所感	338
关于知识阶级	341

随感录三十八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 Nordau 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 mob^① 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

① 英语，意为乌合之众。

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民，）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

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 G. Le Bon 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事物(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黯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Le Bon 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

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选自《热风》)